

Chinese Language Globalization Studies

汉语国际传播 研究



总第9辑

 商务印书馆

中央民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主办

Sponsored and Edited by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中国知网(CNKI)全文收录

Collected by CNKI

Chinese Language Globalization Studies

汉语国际传播研究

(总第9辑)

吴应辉 主编



创于1897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国际传播研究. 总第9辑/吴应辉主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ISBN 978-7-100-13159-9

I. ①汉… II. ①吴… III. ①汉语—对外汉语教
学—教学研究—文集 IV. ①H195.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63029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汉语国际传播研究

(总第9辑)

吴应辉 主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3159-9

2017年5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0 1/4

定价:40.00 元

《汉语国际传播研究》编辑委员会

顾 问：陆俭明 赵金铭 李宇明 崔希亮

主 编：吴应辉

副主编：刘玉屏 央 青

编 委：（按姓名汉语拼音排序）

白建华	曹秀玲	陈作宏	邓守信	冯凌宇	冯胜利
郭 熙	何文潮	江傲霜	靳洪刚	李朝辉	李 泉
李晓琪	刘 骏	刘乐宁	娄开阳	孟长勇	孟柱亿
陶红印	田 艳	王建勤	王觉非	翁燕珩	吴丽君
吴英成	吴勇毅	姚道中	俞志强	袁博平	曾立英
张 博	张和生	张西平	张晓慧	张 英	赵永红
周小兵	周质平	周洪波	朱永平		

执行编辑：

谷 陵	郭 晶	何洪霞	李东伟	刘玉屏	马秀丽
王祖嫒	央 青				

目 录

汉语学习难易辩

——兼论开展多元汉语教学的新思路·····	荣 晶 丁崇明	1
美国汉语国际传播:学生、课程、教师·····	〔美国〕温晓虹	11
复杂的多语系统		
——浑沌学视角·····	牟 蕾 吴勇毅	26
海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		
——以澳大利亚汉语课堂为例·····	〔澳大利亚〕高小平	37
中华学堂对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创立之影响		
·····	〔马来西亚〕叶俊杰 〔马来西亚〕叶晓萍	48
美国在华暑期汉语强化教学模式的实现条件探析		
——以 PIB、ACC 和 DSIC 为例·····	谷 陵	56
论美国明德汉语教学模式的教学设计·····	娄开阳	67
中级汉语学习者交际策略的分类及分布研究·····	江亚静 王萍丽	77
汉语国际教育背景下的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研究综述·····	景高娃	86
论汉语教学案例的视频资源开发·····	邓彬彬	95
马来西亚高校汉语作为二语教学法“盲点”现象分析		
·····	〔马来西亚〕刘慧妮 刘玉屏	103
国际汉语语素教学研究现状及未来研究方向·····	史翠玲	111
对初级汉语综合教材图片运用情况的分析和思考		
——以《博雅汉语》和《新实用汉语课本》初级部分为例·····	陈作宏	118
“重点优先理论”及其对《国际汉语教师标准》修订的启示·····	马秀丽	127
关于汉语国际教育硕士语言文化赛事组织与培训能力的培养		
——以“北京市外国留学生汉语之星大赛”为例·····	田 艳	134
西语区汉语教材《循序渐进汉语 2》的编写实践		
——兼谈《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与汉语教材编写的相互促进作用		
·····	张慧晶	143
《汉语国际传播背景下泰国汉字教学研究》介评·····	陈作宏	152
英文摘要·····		154

汉语学习难易辩^{*}

——兼论开展多元汉语教学的新思路

荣 晶 丁崇明

提 要 学习汉语的学生保持率一直很低,一般都认为汉语难学。美国有报告认为汉语属于四种最难学的语言之一。通过进一步分析汉语难学的问题,我们认为:初学声调有一定难度,但进入中期不再是难点;汉语语法比较简单;汉语词汇有难有易,并不特别困难;汉字难学,是学习的瓶颈。若要求“四会”则汉语为中等难度语言;若只学听说,汉语则为较易学之语言。因此,本文提出开展多元汉语教学的思路,将汉语学习者分三大类——必须学习汉字者、以听说为主学习少数汉字者、纯学听说不学汉字者,采取不同教学策略进行教学。确定外国人习得汉字的两个字表,实行“认写分开,多认少写”的原则。充分利用汉语拼音,开发听力和口语单项汉语能力测试。相信通过调整战略,开展多元化的教学,将会培养数倍于现在的汉语人才,让汉语走向世界。

关键词 汉字难学;汉语易学;教学策略;多元汉语教学

随着中国国力逐渐增强,汉语在世界上持续升温,学习汉语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但是很多汉语学习者在学习了一段时间以后又放弃了,海外学习汉语的学生保持率一直比较低。我们接触到的很多国外汉语教师大都有这样的苦恼——如何维持住汉语学习的学生人数。究其原因,很多人认为是汉语太难学。汉语是否难学?近来对此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另外,学习汉语的学生保持率不高除了汉语学习的特点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我们的教学策略是不是太单一?我们需不需要调整我们的教学策略?这一系列问题是关系到汉语推广大局的重要问题。我们认为解决好这些问题,能让汉语教学事业得到长足发展,能使更多的外国人把汉语学习坚持下去,最终具备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这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播,对于扩大中国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 本文受项目号为 13BY093 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经费的资助,也受到项目号为 SKZZY2014070 的“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作者简介】荣晶,女,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理论语言学及汉语语法。

丁崇明,男,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语法及对外汉语教学。

一、汉语难学辩

一直以来,我们不时地会听到有人说汉语是一种难学的语言,也有的人力图论证汉语不难学(伍铁平,1988)。如何看待这一问题,这是关系到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推广汉语、怎样才能最有效地推广汉语的重要问题,是汉语推广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一)美国有报告认为汉语属于四种最难学的语言之一

2006年美国国会下属的政府审计总署(The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向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提交了《美国国务院外语绩效评估报告》,该报告对2832名外交官的外语水平进行分析,把他们在驻在国使用的69种外语分为“世界语言”“高难度语言”“超高难度语言”及“其他语言”四类。西班牙语、法语、意大利语等几种语言为“世界语言”;匈牙利语、缅甸语、芬兰语等50多种语言为“高难度语言”;汉语、韩语、日语、阿拉伯语四种语言为“超高难度语言”。该报告指出在使用汉语、日语、阿拉伯语的外交人员中,有38%需要说阿拉伯语的和40%需要说汉语或日语的未能达到标准。

McGinnis (1994)引用美国联邦政府的对外事务研究所(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的分级,将语言依照所需的学习时间分为四组(学习时间为每天6小时):第一组,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荷兰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挪威语、瑞典语、丹麦语、罗马尼亚语、海地语、Afrikaans(南非荷兰语)、Swahili(斯瓦希里,非洲东部)、Creole(生活在南美洲的一种欧洲人的后裔的语言);第二组,保加利亚语、波斯语、希腊语、印度语、印度尼西亚语、马来西亚语、Dari(波斯方言,塔吉克和阿富汗)、Urdu(乌尔都语,印度和巴基斯坦);第三组,芬兰语、俄语、捷克语、波兰语、匈牙利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希伯来语、土耳其语、孟加拉国语、泰语、缅甸语、高棉语、寮国语(老挝)、尼泊尔语、菲律宾语、越南语、泰米尔语(Tamil,印度、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新加坡)、僧伽罗语(Sinhala,斯里兰卡)、衣索比亚语。第四组,汉语、日语、韩语、阿拉伯语。

美国国际语言暑期学院(SIL)列出了下表:

表1 美国外交学院(FSI)能力等级和美国外语教学学会(ACTFL)能力等级对照表

FSI 等级	ACTFL 等级
0 (无实务能力)	初级—初
	初级—中
0+	初级—高
1 (初级能力)	中级—初
	中级—中

续表

FSI 等级	ACTFL 等级
1 +	中级 - 高
2 (有限的工作能力)	高级
2 +	高级进阶
3 (专业的能力)	优级
4 (卓越的能力)	卓越
5 (母语或双语能力)	母语

根据 FSI 的等级划分及其一般要达到各个等级所需的学习时间,如果要学到 FSI 的 2 + 等级(ACTFL 的高级进阶),第一组语言约需 720 小时、第二组语言约需 1000 小时、第三组语言约需 1320 小时、第四组语言约需 1800 小时。由此看来,学汉语所花的时间,大约是学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的 2.5 倍。即使以每天 6 个小时来计算,大概也需要一年半左右的时间。要是每天只学 2 个小时,大概得花 4 年左右(每学期 120 小时)。上述几方面得出的结论都证明,对于美国人来说汉语的确是很难学的语言。

(二)对汉语难学的进一步分析

我们认为,说汉语难学,并没有科学系统证明,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学习汉语,到底哪些部分难? 哪些部分不难?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语言由语音、词汇和语法构成。对于有文字的语言来说,若要会阅读和写作,还需学习记录它的书写符号——文字。世界上的语言大约有 7000 种,而有文字的语言只有 2000 多种。学习没有文字的语言,只要学会听和说就可以了,而要全面地掌握一种有文字的语言,还要学习其文字。汉语是有文字的语言,所以一般说来,学汉语也要学汉字。所以,分析汉语难学得从语音、词汇、语法以及文字四方面来进行分析。

1. 初学声调有一定难度,但进入中期不再是难点。

首先看语音,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汉语一个音节高低升降曲折的变化是区别意义的。汉语各种方言调类的数目不一致,如粤方言的调类多达 10 种,而普通话有 4 种声调,大多数北方话也只有 4 个声调。对于母语没有声调的学习者来说,初学汉语时,听辨普通话的四声有一定困难,特别是阳平和上声在听辨与发音上都有一定的困难。但只要在教师的指导下,大脑逐渐适应了处理音高和语义之间的关联之后,这一难点是可以克服的。对于外国人,中国人并不要求他们的声调达到北京人的水平,只要不影响交际即可。其实很多中国方言区的人说普通话,声调也不太标准,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影响交际。汉语的声母和韵母从发音的角度来看,还没有什么音对大多数外国人来说是特别难以发出的音,只是在初学阶段对于有的外国人来说,舌尖前音和舌尖后音 z 和 zh、c 和 ch 这 4 个声母有一定的困难,对少数日本学生和韩国学生

来说声母 r 和 l 发音有一定困难,韵母对于大多数外国学生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困难,当然,个别音发得不太标准是较为常见的(丁崇明、荣晶,2012:88—89)。总之,外国人学汉语,语音方面没什么长期难以逾越的障碍,只是母语没声调的初学者有些困难,但经过一段时间训练是可克服的,不会成为汉语学习的障碍。

2. 汉语语法比较简单。

比起印欧语系语言的语法,汉语语法并不难。汉语语序灵活多变,汉语的基本语序是 SVO,但是汉语也有不少 OSV 语序的句子,也就是所谓的受事主语句,如“衣服我洗了”。而有的由常用词语构成的日常会话中的句子,甚至可以把一般所说的宾语放在主语和谓语动词之间,构成 SOV 语序的句子,如“我衣服洗了”。赵元任(1980:221)也认为汉语语法简单:“论简单,莫过于说本族语。撇开这种平常的含义来看,汉语也是简单的,这表现在:汉语的大多数语素是单音节的,每个音节开头和结尾的花样不多,缺少语法屈折。……可是在语法方面,中国语言在世界的语言当中,算是比较容易的。我这是讲绝对的,对于没有学过话的小孩子说,不是相对的。例如中国三、四岁的小孩子的话,他在语法上,多半都没有什么问题了。可是说英语的小孩子在这岁数还管 throw 的过去叫‘froed’,管 did 叫 done,管 saw 叫 seen,这都是本国人所感的困难。”总的来说,汉语语法比较简单,当然也有一些难点,如“把”字句、“被”字句形式多种多样,是外国人学习的难点;又如“了”比较灵活,并不是强制性的一定要加的虚词,因此也是学习的难点(丁崇明,2009:176,213,230)。

3. 汉语词汇更具理据性。

各种语言的词汇掌握起来有难有易,比起印欧语系语言来说,汉语复合词理据性更强一些。而理据性强的语言其词汇学习相对来说会容易一些。汉语复合词大多数是有理据的,汉语很多复合词是由最常用的词根构成的,而且这样的词汇出现频率还很高,掌握了其中的一些词根,就可以很快地学会很多词。如汉语由“水”这一词根作为第一个语素所构成的词语,在《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中就有168个。又如汉语肉类等的名称就比英文的容易学。如“肉(pork)、羊肉(mutton)、牛肉(beef)、猪油(lard)、羊油(suet)、牛油(talon)”。当然汉语词汇中也有难学的,如固定短语中的成语就比较难掌握,不过英文中也有一些类似的在字面上看不出意思的不好学的固定短语。

4. 汉字是学习的瓶颈,后期难度才有所降低。

学习汉语最主要的难点在于汉字。汉字属于语素—音节文字,汉字一个字就是一个语素,同时又是一个音节(裘锡圭,1985)。汉字的基本单位是笔画,只有极个别的汉字可由笔画构成,如数字“一”。笔画构成汉字的部件,有的字由一个部件组成,如“口”。只由少数笔画构成或由一个部件形成的汉字又称为独体字。独体字不多,大多数汉字由两个或两个以上部件构成,由部件与部件构成的汉字称为合体字。如“好”由“女”与“子”两个部件构成。汉字“由于字形不表示字音,也不能一见字形就知道字义,因此必须有人一个一个地教,不便于自学”(吕叔湘,1988)。赵元任(1973)也认为汉字难学,“至于说中国文字方面,在世界上比起来就相当难了”。

汉字是否难学,这需要与其他文字进行比较。世界上大多数文字是音素文字,还有的是音节文字。音素文字用有限的几十个音素,或一个音素,或几个音素组合,记录某个词的语音,表示语义。很多音素文字是靠二十多至三十多个表示读音或靠字母组合表示读音,从而记录语言。英文和法文都是用26个拉丁字母,不同之处在于法文字母上有的加个别变音符号;德文有30个字母,其中3个字母有变音符号;俄文有33个字母。学习音素文字,掌握了有限的读音规则,大多数词就能读出音来。当然也有些词由于读音发生了变化,按照一般的规律,仅看字母读不出准确的音。但总的来说,音素文字学习与记忆比汉字容易得多,特别是读音与拼写形式变化不大的德文和俄文。外国学生特别是非汉字文化圈的国家的学生学习汉字比较困难,这是汉字与音素文字的差别造成的。

汉字与音素文字有以下不同:从形式上看,汉字大多数是二维组合,而音素文字是线性排列,一个音素跟着一个音素。如英语 moon(月)。大脑处理汉字重在汉字的二维性视觉形象与意义间的通达,语音在处理过程中不占据最主要地位。这是由于汉字构造形式复杂,符号多样,与语义关联度较高,表音程度较低,汉字字形与意义之间有较直接的关联,与语音之间的关联比较间接。而大脑处理音素文字重在一维的字母序列与语音和意义间的通达,音素文字与语音的关联是直接的,与语义的关联是间接的。汉字的上述特点,对于长期习惯于处理音素文字的非汉字文化圈的汉语学习者来说是陌生的,所以他们初期接触汉字,大脑不习惯处理汉字。这是他们感觉汉语难学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另外,音素文字体系的母语者,大多数的拼音文字可根据其读音拼写出文字,而汉字语音与字形的关联是间接的,并不能根据语音写出相应的汉字。

综上所述,学汉字的难度远大于学拼音文字。正是汉字这些特点给人造成了“汉语是一种很难学的语言”的印象。可以说汉字是外国人学习汉语的瓶颈。但是对于汉字难学需要冷静分析,这涉及几个问题:(1)汉字是不是始终如一地难学?我们认为初学汉字比起拼音文字的确困难,但汉字大多数是形声字,由表音部件与表义部件构成,提示了其意义范畴和读音,当学习者有了一定的汉语听说能力,特别是掌握了一定数量基础汉字以后,汉字学习的难度比起初期来说有所降低。现代7000个通用汉字中80%以上是形声字,虽然随着汉语语音历时演变,有些汉字语音有了变化,声旁不能表音了,但还有30%左右声旁能准确表音,还有一些能大致表音,这对学习有一定帮助。(2)汉字与拼音文字相比也有其优越性,大多数汉字有一定理据。有的字形提示某些意义范畴,可帮助记忆。(3)汉字读、认、写并不是同等程度的难。相对来说,外国人初学汉语时,不善于分析汉字字形,难认、难读、难写、难记。但在老师指导下,经过一段时间学习之后,辨认难度有所下降,特别是区别性特征较大的汉字辨认要容易些。再有,写汉字相对于认汉字要难一些,因为汉字字形变化大,数量大,另外汉字同音字比较多,要写出数千个汉字的确不容易。一段时间不写,中国人也常常会提笔忘字。

5. 要求“四会”,汉语为中等难度语言;若只学听说,汉语为较易学之语言。

综合以上几方面来看,若按一般学外语要求具备听、说、读、写能力,达到所谓的“四会”,我

们赞同赵元任先生的观点,汉语是一种中等难度的语言。赵元任(1980:221)指出:“各国语言里不同的方面各有难有易;平均说起来么,我觉得中国的语言在世界上,对于没有学过任何语言的小孩子,可以算是中等,也不特别难,也不特别容易。”学习汉语最难之处就在于汉字,汉字是学习汉语阅读与写作的瓶颈。如果不学习阅读与写作,只学习听说,则汉语是一种比较容易学的语言,因为:汉语语法较简单;初学汉语语音时声调对母语的音高不区别意义的学习者来说有一定难度,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是可以克服的;词汇总的来说并不特别困难。德国著名汉学家柯彼德(1995)指出:“学习汉语最大的难关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字。掌握汉语的日常口语,只用学习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就可以了。反而,学好汉语日常交际所需要的汉字至少要花一两年的时间,而且要天天艰苦,不许放松地训练才能有成效,要达到高级水平,两三年的专心和努力还不够,同达到钢琴家这一程度一样吃力,正如古代所说的‘十年寒窗’。”

二、开展多元汉语教学的新思路

分析汉语是否难学,哪些方面难学、哪些方面较容易学,目的在于进一步认清汉语的特点,解放思想,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根据汉语学习的特点,更好地推广汉语。

(一)对汉语学习者进行分类,因材施教,采取不同教学策略

针对汉语及汉字的特点,我们应对国外汉语学习者进行分类,制订出灵活多变的战略,开展多元汉语教学,使汉语真正走向世界,让更多的外国人学习汉语,能够不同程度地运用汉语。

1.“四会”对大多数外国汉语学习者来说是不切实际的要求。

在汉语学习方面,人们往往低估其难度,总是制定一些不切实际的学习目标,这突出表现在要求学汉语的人都能学会听、说、读、写四种技能。实际上,汉字的特殊性决定了多数外国汉语学习者难以达到“四会”。因为,绝大多数外国学习者,每周仅有一两次学习汉语的时间,不可能花费很多时间,有的外国学生,上完课以后没有做汉语作业的习惯。所以想让多数汉语学习者达到“四会”,只会分散他们汉语学习的时间和精力;只会让他们还没有入门就对汉语失去信心。正如很多在国外教汉语的教师看到的一个事实,大多数汉语学习者只坚持了一个学期就放弃了,学生的保持率很低。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汉字难学,吓跑了很多学习者。德国著名汉学家柯彼德(1995)指出:“汉语和其他多数外语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听说和读写两类技能之间的巨大差异和分隔。汉语文字习得的难度比口语习得的难度大几倍。如果协调地推进听说和读写的技能,学生不能不花费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学会汉字的读和写,恐怕占80%—90%的时间比例。正因为如此,不少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在口语交际不成问题的外国人在书面交际方面是文盲或半文盲。这是其他外语几乎没有的现象。”因此,我们要敢于接受汉字难学的现实,解放思想,调整我们的汉语教学策略,使汉语学习者在有限的时间学到更多的东西,使他们

能够长期坚持学习,最终把汉语作为一种交际工具。

2. 将汉语学习者分三大类,分类进行教学。

根据学习汉语的目的、时间上的差异及个人要求,应当把汉语学习者分为:必须学习汉字者、以听说为主学习少数汉字者、纯学听说不学汉字者。根据分类,制定不同的教学方案,因材施教,让他们在有限的学习时间内,高效地学习汉语,使其学有所得。

(1)必学汉字者。包括以汉语作为专业的学生,其他以中国相关的问题作为专业(如中国历史、中国经济管理、中国文学、中医等)的学生,及其他对中国文化、历史等方面问题感兴趣且有足够学习时间的非专业学习者。这类学习者使用的汉语课本用汉字编写,但对于零起点的初学者,我们建议入门阶段不引入汉字,先掌握汉语拼音及简单的句子,打下语音基础后再引入汉字。另外,少数具备一定听说能力的华裔学生,其能力发展不均衡,汉字能力为零或很低,而又希望加强汉字能力,对于这样的学生,理想的教学模式是为他们单独编班,进行一段时间汉字强化学习,然后再根据其水平编入正常班学习。

(2)以听说为主,只学习少量汉字者。这类学习者不以汉语为职业,仅把汉语作为一种口语交际工具,所能投入的学习时间有限,这决定了他们应以学习汉语听说为主。但他们又对汉字感兴趣,不学习点汉字,总感觉与中国文化隔着一层。对这些学习者可让其学300个左右的常用汉字。让其学汉字的目的不在于用汉语写文章,而在于提高学习兴趣、了解汉字这一中国文化的特殊载体,当然也可为其在中国生活提供一些方便。他们所学的汉字应是构词能力最强的基本词汇的核心语素,也兼顾实用性。如“电、水、饭、菜、人、山、药、医、药、车、街、汽、价、国、坐、走、做、买、卖、租、房、好、高、大、中、小”等。他们是会说中级汉语的“准文盲”(比半文盲认的字少)。需要专门为他们编写出现少数最常用的核心汉字以拼音汉语为主的教材。他们学习汉字应安排在中后期。若是他们坚持学会了一些汉语,日后有时间并愿意学习,可以对其进行短期强化汉字学习,然后让他们阅读汉字带拼音的报纸和读物,巩固汉字能力。

(3)纯学听说不学汉字者。这类学生太忙,没有太多时间学习汉语,但需与中国人打交道,或出于个人爱好,要求学汉语口语。这些人不用学习汉字,只要学汉语听说。拼音是其汉语学习的最好帮手。当然为满足其好奇心,若有时间,可教他们认少数有趣的汉字。这类学生的培养目标是使其成为会说基础汉语并能阅读汉语拼音短文的特殊汉语人才,因此要编写不用汉字的汉语听说教材。通过正确的教学方法,借助拼音,完全可以让他们把汉语口语学好。

在三类汉语学习者中,第一类是专业级甚至是专家级人才,这样的人才在整个外国汉语人才中是少数佼佼者,是要经过多年专业培养的。后两种学习者所占比例应当是最大的,这样的会说汉语的人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便可培养出来,若能集中强化学习,几个月可使其能用简单的汉语与人交流。

(二)确定外国人习得汉字的两个字表,实行“认写分开,多认少写”的原则

对需要学习汉字者,也有必要搞清要让他们学哪些汉字以及怎样学习的问题。《现代汉语

常用字表》给出的常用字为 2500 个,次常用字为 1000 个。对 300 万字语料的检测结果是:2500 常用字覆盖率达 97.97%,1000 次常用字覆盖率达 1.51%,3500 常用字覆盖率达 99.48%。对中国人来说,要会写常用和次常用的 3500 个汉字也并非易事。据统计: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107 360 字,只用了 2413 个汉字;《毛泽东选集》(1—4 卷)共 659 928 字,只用了 2981 个汉字。大多数文学家所用汉字最多也就是 3000 个多。由此看来,一般人所会写的汉字估计不超过 2000 个。对西方汉语学习者来说,要掌握 2500 个常用汉字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没有必要要求外国人掌握太多的汉字。中国人不论文化水平如何,会写的字总是少于会认的字。丁崇明(2007)提出外国人学习汉字要实行“认写分开,多认少写”的原则,并提出了区分“写认读汉字”与“认读汉字”,给出了包括 922 个汉字的“写认读汉字表”。这些汉字要求外国学生能认、能写、能读,掌握这些汉字可以完成大多数汉语一般写作任务。另一个字表则是“一般汉语学习者认读字表”,“这些汉字不要求会写,只求掌握大致的字形和字义,能够在语境中辨认”。^① 第二个字表的字有 1200 个左右。^②

当然对于少数专业学习者来说,他们的目标是成为中国某一方面的专家或汉语笔译专业人士,其汉语阅读与写作能力要求要更高一些,因此他们所需学的汉字要更多一些,他们学习的汉字总数应当接近 3000 个。

(三)充分利用汉语拼音

扩大拼音使用范围、让更多不认字的外国人可利用拼音阅读,使得那些汉字盲也能阅读汉语书报。具体来说可以最先做以下两件事:(1)出版适合外国成人或青少年汉语学习者阅读的汉语拼音书刊,供不认汉字或识字少的外国人阅读,其中有些词语应当用英语或者用学习者母语做必要注释。(2)编写一些汉字加注拼音的读物,让学习者通过大量的快速阅读认知汉字,巩固已经学会的汉字,提高阅读能力,使其通过阅读汉语获得更多信息。

(四)开发听力和口语单项汉语能力测试

语言能力有综合语言能力和单项语言能力的区别。过去的汉语水平考试是一种测量汉语听、读、写能力的考试,后来改版的考试增加了口语考试,形成了听、说、读、写四种能力综合考试。传统的 HSK 考查听力实际也兼考查阅读,因为题干及选项是汉字的,不懂汉字听懂了也做不出来。所以开展 HSK 以来,参考者以韩国、日本学生为主,英美及欧洲参考者为数极少。目前考试的现状是,具有一定汉语听说能力但不会汉字的外国人的汉语能力得不到正式承认。

① 白乐桑 1988 年用外国人应当掌握的 900 多汉字编写出《汉语语言文字启蒙》教材在法国推广汉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② 《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大纲(长期进修)》(附件)中的汉字表分为三个汉字表:初等阶段汉字表(共 1414 个)、中等阶段汉字表(共 700 个)、高等阶段汉字表(共 491 个),三个表共计 2605 个汉字。丁崇明(2007)认为其中高级阶段字表中的多数字出现频率并不高,西方一般汉语学习者并不需要学习,如“藹、隘、暖、嘖、眨、攢、葬”等。

这不利于我们推广汉语。因此,我们建议开发真正的单项汉语能力考试,听力试题选项用拼音,针对英语国家的应试者甚至可以用英文呈现试题题干及其选项(当然这样的考核过程也考核了一些英文阅读能力),最为理想的是通过回答口试的方式来考察听力,口语考试通过对话的形式来进行(这当然会加大考试成本)。这样不懂汉字、懂汉字甚少的大多数学生可以通过这样的考试拿到能够证明其汉语听说能力的证书。这对于他们也是一种承认和鼓励,这也可以促进汉语教学事业的发展。

三、余论

一直以来,海内外汉语教学界太强调全面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羞于或者说耻于培养不会认写汉字的汉语学生,不管学习者有多少时间能够投入到学习中,一概要求学生认汉字、会写汉字,这样不顾受教育者的实际、不顾汉字难学的实际,最终使得很多好不容易下了决心来学习汉语的外国学生在尝试了汉字学习的苦楚之后,无奈地放弃了汉语学习。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自己没有一个单纯衡量学生汉语听说能力的权威性考试,学生仅具备汉语听说能力得不到承认。的确世界上还没有一种外语只具有听说能力在学校其学分能够被承认。我们认为,首先我们自己改变观念,要培养一大批“有汉语听说能力,只会少量汉字”和“具有汉语听说能力,不会汉字”这样两类外国人,同时我们要建立考核汉语听说能力的汉语国家考试。这样,我们首先承认其汉语能力,逐渐创造一种氛围,让世人承认这些不会汉字的汉语学习者的能力,最终让世界接受这样的多元化的汉语人才。

总之,我们要承认汉字难学、汉语口语易学这样的现实,我们要解放思想,要调整汉语教学的战略,开展多元化的汉语教学。这样我们就能在世界各地包括在中国,培养出数量为目前汉语学习者数倍的真正能够使用汉语的、大量的汉语人才。这样当我们走出国门时,我们将会在世界大多数地方都能碰到会说汉语的外国人,真正实现让汉语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 丁崇明(2007)《西方汉语学习者汉字教学策略》,顾安达、江新、万业馨主编《汉字的认知与教学——西方学习者汉字认知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丁崇明(2009)《现代汉语语法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丁崇明、荣晶(2012)《现代汉语语音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柯彼德(1995)《关于汉字教学的一些新设想》,《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集》,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吕叔湘(1988)《汉字和拼音字的比较》,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编《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语文出版社。
- 裘锡圭(1985)《汉字的性质》,《中国语文》第1期。

伍铁平(1988)《汉语并不难学》,《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赵元任(1973)《谈谈汉语这个符号系统》(*Chinese as a Symbolic System*), Richard B. Marher, *Papers of the CIC Far Eastern Language Institute* (4), 1—9 页。

赵元任(1980)《语言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2006) *Staffing and Foreign Language Shortfalls Persist Despite Initiatives to Address Gaps* (Publication No. GAO-06-894). Washington, DC: Author. Retrieved from <http://www.gao.gov/new.items/d06894.pdf>.

McGinnis, S. (1994) The Less Common Alternative: A Report from the Task Force for Teacher Training in the Less Commonly Taught Languages. *ADFL Bulletin*, 25(2), 17-22.

美国汉语国际传播:学生、课程、教师*

〔美国〕温晓虹

提 要 本文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讨论了北美中文教学现状:学生成分和生源背景;课程设置和学校对生源变化发展所提供的制度性的措施、学科的设置;师资培训和教师的呼声。首先在讨论学生语言文化的多元的基础上特别分析了他们的学习动机与学习要求。其次展现了北美大学在适应剧增的生源方面所做的一系列具体教学设置,并以美国的一所大学为例进行了个案分析。最后在展现新补充的师资对汉语国际传播起了雪中送炭的作用时,分析了对国际汉语教育人才培养的新挑战,师资培训的内容与方式。

关键词 生源多元化;教学适应性;学习目的与动机;师资培训方式

〇、引言

美国的汉语国际传播近十几年来在不同的层面取得了引人瞩目的发展。这些发展有的来自于学生,如生源背景的多元构成,学生的多种多样的学习目的与要求。有的来自于教育机构,如学校能够及时有力地在课程设置、教学实施等方面采取措施满足学生的需要、适应新情况的发展。有的来自于教师,如教师能够不断地了解学生的变化与形势的发展,并且用新的教学研究结果和教学理念来指导教学实践。此外,汉语国际传播与国际汉语教育人才培养必须时时倾听一线教师的呼声;而一线的汉语教学者必须了解新时代的发展变化,不论这些发展是来自理论研究、课堂教学还是学生的需求等方面。

本文建立在几项研究基础上,对当前美国的中文教学进行分析探讨,目的不仅在于反思当前汉语教学的现状,更希望能够展望未来,把美国的汉语国际传播做得更坚实持久,在深入与拓

* 博士研究生刘瑶通读了初稿并做了细心的修改,深表谢忱。

【作者简介】温晓虹,女,美国休斯敦大学应用语言学教授,中文专业主任。出版专著《汉语作为外语的习得研究:理论基础与课堂实践》(2008)、《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与教学》(2012)、*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Curriculum Design and Instruction* (2015)。

展方面更上一层楼。美国中文教师学会在纪念成立五十周年之际,于2012年年底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Li, Wen & Xie, 2014)。参与调查者均为北美(主要是美国)各大学中文部负责人(N=216)。调查涵盖的内容广泛,包括学校类型、课程结构、师资情况、学生构成、教材、教学实践、评估方法,以及诸如海外学习及电脑科技应用等近年来出现的新问题。本文结合几项研究仅讨论跟学生、课程与教学、教师相关的论题,包括三个方面:生源背景的多元构成,不同学习目的与要求;课程设置、教学实施;教师与师资培训。

一、学生成分和生源背景

(一)生源背景的多元构成

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美国中文课堂都集中在高校,学生则是为数不多的立志汉学研究的白人。这一现象已成为了过去。十几年来,学生民族文化的构成有了很大的变化。各大学修中文课的学生的族裔呈现出多元特征。研究(Fuligni, Witkow & Garcie, 2005; Wen, 2011; Yang, 2003)表明,族裔背景作为一个动态变量,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学习者。目前大学中文课的学生的民族文化背景的分布情况是这样的:白人 50.7%,拉丁美洲裔 10.05%,黑人 5.67%,亚裔 11.47%,而华裔学生则占 20.97% (Li, Wen & Xie, 2014, 表 1)。学生们的母语(方言)也是不尽相同。尽管英语居多,其他语言,如西班牙语、汉语普通话和汉语广东话以及不同的亚洲语言均有。

表 1 北美 154 所大学学生族裔背景百分比与学生注册数字

族裔背景	百分比(%)	学生数(人)
Caucasian	50.68	7557
Mandarin-speaking	14.12	2106
Non-Chinese speaking Asian	11.47	1710
Latin American	10.05	1499
Cantonese-speaking	6.85	1022
African American	5.61	837
Other	1.21	181

美国中文教育的迅速发展与近年来美国华裔和亚裔人口的迅速增加有密切的关系。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美国人口普查资料中得知。如表 2 所示,在美国的家庭中说中文(包括方言)的人数 1990 年为 125 万,而到 2007 年则增加到 247 万。另一个指标是在中国出生但在美国